

注
事

团结渠里的青春岁月

□郭雅妮

一条穿山越岭的团结渠，不只是一项水电工程，更是一代人用青春、汗水与生命铺就的精神长河，是中条山昂扬奋斗的“红飘带”。我的母亲，也曾是当年上万建设者中的一员。那些在中条山间开山凿石、修渠建库的岁月，是一段沉甸甸的历史。

我的母亲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。零星的记忆里，母亲常常提起她年轻时修水库、建电站、挖团结渠的经历。1976年7月，母亲背起行囊，告别家人，走进深山，成为祁家河水利发电站工程建设队队伍里的一员。

母亲回忆，当时每人领了一个军用水壶、一把铁锹，简单收拾一下，就和塄掌公社的同乡们一起出发了。他们主要负责武家坪渠首那段工程，先要在河上筑坝，再开山凿渠。塄掌公社的工友们被分成四个连，每个连分别设有男连长和女连长，母亲便是二连的女连长。全连男女齐心协力、起早贪黑，顶着艰险、埋头苦干，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，连队多次被评为“红旗连”。

那时村里的青壮年劳力，一天也就挣10个工分，可母亲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，一天能挣15个工分。筑坝的那段日子，她拉着

满满一推车土从陡坡上下来，为了稳住摇晃的车把，不让车子翻进沟里，她整个身子紧紧伏在车把上，用单薄的肩膀和瘦弱的脊背，扛住沉甸甸的泥土。就这样一趟又一趟，不停往返。

最艰苦的还要数在崖壁上凿石修渠。工地纪律严明，每天清晨6点，哨声一响，大家准时出操，口号声响彻山谷。早饭后，大家带上干粮和水壶，便直奔工地。一路上，大伙喊着号子，彼此鼓劲、斗志昂扬，干起活来劲头十足。母亲常说，那时候条件再苦，却一点都不觉得累，心里只想着和别的连比进度，一想到评红旗连，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。

最令人揪心的不是山路崎岖，而是那一声声震山响的炮。技术员在半山腰测好水平线，大家拿着钢钎、抡着铁锤，一锤一锤在坚硬的石山上凿出炮眼。炮眼凿好后，炮手负责把炸药装进炮眼里，再装上雷管、接上导火索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待所有人撤到安全地点后，点燃导火索。一时间山石像被怒龙掀起的浪头冲向天空。大家默默数着炮响次数，核对爆破数量是否一致，等到炮声响起，山石落地，烟尘散去，大伙就立刻上前，清理碎石、平整坡面。

那时的施工条件极其艰苦，修渠要用的石块、水泥、沙土，甚

至开山的炸药、雷管，全靠母亲和工友们一步一步用人力背上山。收工回来还要顺手背上山里的木头，留着夜里取暖做饭。

武家坪当时只有11户人家，母亲和工友们就住在村民家的楼上，每天爬着梯子上下楼。楼上是大通铺，二三十个女工挤在一起。煤油灯昏黄的光线下，她们趁着夜晚纳鞋底、缝衣衫，一针一线，都是对家的思念，对生活的期盼。不远处的河水不分昼夜翻滚咆哮，哗啦哗啦的水声吵得人难以入眠。冬天最难熬了，木板间到处是缝隙，冷风直往里钻。天寒地冻，河水结冰，她们洗衣服得用石头砸开冰层，在刺骨的冰水里搓洗，双手冻得通红肿胀。

1978年五一节，母亲凭着踏实肯干、吃苦耐劳，评上了工程模范标兵。她顺利进入糕点厂，成了一名工人。那是她青春里最耀眼的荣光，也是岁月对奋斗者最好的馈赠。

如今，那条凝聚着母亲与乡亲们血汗的团结渠，随着时代发展，风电、光伏等新能源逐步普及，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但它并未被遗忘，继续以另一种方式，传承团结渠精神。青山不语，丰碑永存，这条镌刻着青春与汗水的“红飘带”，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与致敬。


 岁月如歌


老兵的搪瓷缸

□赵朝凯

春节过完了，我的书桌上却多了一只崭新的军绿色搪瓷缸。写作间隙，我用它泡上一杯清茶，双手不断抚摸着这只茶缸，那抹熟悉的绿，那道沉稳的弧线，唤醒了我尘封30余年的军旅岁月，心头一热，眼角不由湿润了。

这只搪瓷缸是春节前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为我们退伍老兵准备的纪念品。

我是1992年冬季入伍的。刚到部队，发放的生活物品中，就包括一只军绿色搪瓷缸。缸身笔直，外绿内白，没有多余装饰，简单实用。从那天起，它便成了我最忠实的伙伴。

清晨起来，用它盛着清水刷牙，缸沿沾着的牙膏沫，是青春最朴素的模样；训练间隙，用它灌满凉水，咕咚咕咚一饮而尽，既解渴，又解乏；夜晚在灯下写家书，它静静立在桌角，陪我们思念远方。

那时候，逢节假日，几个老乡凑钱买来一壶散酒，几包花生米。几只军绿搪瓷缸在板凳上一字排开，逐个倒满，白酒在缸内晃荡，映出我们一张张青春年少的脸。

我们人手一只盛满酒的搪瓷缸，聚在一起聊着家乡的故事、父母的牵挂，军营里的苦乐。动情处，搪瓷缸“咣当”一碰，一大口酒倒进了嘴里，有人辣得龇牙咧嘴，却依然挺直胸膛；有人红透了脸，但嘴里还是坚定地说着要在部队立功受奖，给家里争光。酒不算好酒，倒在搪瓷缸里喝，却感觉喝得痛快、喝得豪迈。

我们穿上军装便是顶天立地的汉子，一腔热血，满怀豪情。阳光透过窗户照了进来，落在几只搪瓷缸上，反射出闪闪的亮光。

退伍的时候，我把那只用旧了的搪瓷缸塞进行囊，带回了家，本想继续使用，能常常看见，留住那段当兵的岁月。可时间长了，几次搬家，那只搪瓷缸也不知道啥时候丢了。

这些年，我用过多个水杯。有结实耐用的不锈钢杯，有晶莹剔透的玻璃杯，泡茶用紫砂壶，饮酒有精致酒杯。虽然各种杯子的样式和材质越来越高档，可端在手里，总找不到当年用搪瓷缸时，那种滚烫的滋味和豪爽的感觉。

时光流逝，生活中，眼前总会不经意间闪过那只搪瓷缸。回忆部队的日日夜夜，想起那些一起碰杯、一起生活和战斗的兄弟。我以为，那份感觉再也找不回来了。

前几天，我去一位战友家聊天。偶然在他家的洗手间洗漱台上，看到了一只军绿色的搪瓷缸。我不由自主地伸手拿起了这只搪瓷缸，仔细端详了起来，虽然缸口有几处磕碰的痕迹，缸身的表面有几处掉漆，整体看起来有些陈旧，但依然干净整洁。

“这只缸子，你还留着？”我有些激动，大声向客厅的战友问道。

“是啊，从部队带回来的，一直用它刷牙，几十年了，也算当兵岁月的一个念想，一直不舍得扔。”战友笑着说。

瞬间，我对这位战友有了深深的敬意，一股久违的亲切感涌上心头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

那一刻，我仿佛又回到了曾经的军营，回到了那间热闹的宿舍，回到了用搪瓷缸喝酒碰杯的时刻。人生中有些东西和记忆，早已深深刻进骨血里，终生不忘。

如今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送的这只新搪瓷缸，我郑重地摆在了书桌最显眼的位置，每天都能看到，用它喝水，抚摸着它，时刻唤醒我对过去峥嵘岁月的记忆，激励我不断前行。

在我眼里，它是一只水杯，更似一枚勋章，是一段青春的见证，盛着我少年的热血，装着我半辈子的念想。

军绿依旧，初心不改。

看着这只搪瓷缸，我就会想起：我曾是一名军人，有过一群热血青春的战友和一段永远不会忘却的年华。

那
人

难忘乡邻宁子厚

□王正选

他叫宁子厚，20世纪50年代初在县政府当通讯员。1957年，轰轰烈烈的三门峡水库大坝建设开始，他成为了大坝建设办公室的成员。大坝建成蓄水后，为照顾父母生活，他携家人返回故里。

他居住的村子坐落在黄河岸边，是平陆老县城所在地。20世纪60年代初，村里要通电，慧眼识珠的村干部选择宁子厚和李政华当电工，在上级电力部门的协助下，村里200多户人家的安装引线任务就靠他们来完成。

宁子厚还开动脑筋，为改善村民的生活搞起了小发明。村民的玉米收获后，都是人们白天在太阳下，晚上在油灯下，日夜不停地一穗一穗、一粒一粒用手剥下玉米粒。双手若没有老茧，剥玉米时就会满手的疼痛。为了提高效率，宁子厚自制了用电动机

带动的玉米脱粒机。他是无师自通，凭借木工手艺和电力知识，发明的玉米脱粒机上面是装玉米穗的漏斗，下面是出玉米芯和玉米粒的漏口，中间是剥玉米穗的长筒，长筒里是木滚，木滚上钉有建房做屋梁用的铁锅子。电动机带动长筒转圈，从漏斗倒进的玉米棒很快就成了玉米粒。有了这个小发明，大伙就不用辛苦地用双手剥玉米了。一竹筐玉米穗倒进漏斗里，很快就成了玉米粒，大大解放了劳动力。

村里长期以来的小麦收割后，要脱粒和把麦秆变成牛吃的草料，都是用牛拉碌碡慢腾腾地碾压。宁子厚又琢磨使用电动机带动碌碡碾压，效率比牛拉碌碡高得多。

那年，我是生产队榨油坊的一员。往年都是安排两班人员完成榨油任务，这一年也不例外，依然安排的是两班人员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一班人员就完

成了榨油任务。因为榨油机的液压快挡不是用人工奋力下压，而是宁子厚发明了用电动机替代了人力。

20世纪70年代初，在宁子厚的努力下，我们村制造出了木质双镜头幻灯机。那时我是幻灯放映员，操作起来得心应手，能切换出多种幻灯画面。

宁子厚拉得一手好二胡，还会演戏。每年正月十五村里排练演出的戏剧里，都有他拉二胡和演出的角色，他扮演的人物，我竟没认出来。他还会写漂亮的美术字。村里围墙上、大队部的墙上，板正的美术字、变体字，都是他写的。

他还给学生讲农业课。“人哄地皮，地哄肚皮”是他讲述积粪施肥对庄稼重要性的经典话语。

50多年了，我感觉他从未离去，他为村里搞许多发明忙碌的身影，时常浮现在眼前。